杨沫文集

第三卷·小说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作者简介

柯岩，当代著名诗人、作家。1949 年开始专业创作，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。主要有：诗集《“小迷糊”阿姨》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《春天的消息》；报告文学集《奇异的书简》《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》《癌症≠死亡》；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《他乡明月》《红蜻蜓》等。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，既豪放壮阔，又清新明丽，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，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，多部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及西班牙等文字。

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主席团委员，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。曾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、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、妇女先进工作者。系第八届、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CA 俱乐部

一

“奶哥哥：

你也许早就忘记了我，也许你还在恨着我……但你一定知道这是我。是我！因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叫你。我……实在没脸给你写信，但又不能不写……我没有死。我……还活着……”

写到这里，嫦娥把笔一丢，双手掩面，大哭了起来。废话！她当然没有死，死了还能坐在这儿写信吗？而且，这是写给谁呀！是她早就该写，而她没写；是她现在万万不该写，没脸写，而又偏偏不得不写，非写不可，写来只能彼此伤心，也不见得就有用的信。可她又怎

么能不写呢？因为这是为了儿子啊！儿子，儿子，她的心肝，她的宝贝，她灵魂的灵魂，她现在唯一所有的一切……

于是她立即止住哭泣，用手抹了一下双颊，满脸还湿漉漉的，两眼还泪盈盈的，就又急急地写了下去：

“你这就看出来，我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总是不知怎么就会处在十分尴尬的地步，那时，我只要大声急叫一声：‘奶哥哥……’你就会急急地应声跑来，而你一来，也不知怎么，一切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。现在，虽然我没脸，但我还是要请求你帮助我。虽然现在远隔重洋，我就是喊破喉咙你也听不见，但我还是要喊：奶哥哥！奶——哥——哥，救救我，救——救——我呀！我的儿子，他要死了。他得了癌，是肺癌，可怕的肺癌呀！更可怕的是，他不肯治疗！动完手术之后，说什么也不肯放疗、化疗……他颓废，他绝望，他酗酒寻欢……”

写到这里，嫦娥重又痛痛地哭了起来，眼泪瀑布一样而下，透过亮亮的泪帘她是那样清晰地看见她的儿子，有着和他父亲老安东一样蓝蓝眼睛的小安东尼奥。他也像他父亲一样高高大大，足足有六英尺高，只是他的身材纤细些，这像她。他的头发也像她，黑黑地、略略有点儿鬈。他从小那样乖巧听话，一点也不像别的男孩那样粗野。调皮是调皮的，难道世界上会有不调皮的男孩子吗？可他讲道理，什么事都能说得通。可是现在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变得她完全不认识他了。学当然是不上了，这她也是同意的，虽然只剩下一年就可以拿到学位了，是可惜！可这原是没法子的事。要知道他得的是癌，癌啊！可他为什么就不肯治疗呢？多少人不就是经过手术、放疗、化疗……康复了吗？可他就是不听，开头还好一点，开头他还会拿他那蓝蓝的眼睛忧愁地凝视着她说：

“没用的，妈妈，没用的，Dad 最后不是也去了吗？”

“可 Dad 毕竟多活了两年啊！”

“难道你忘了那是多么痛苦的两年吗？”他摇着头，“不，妈妈，我还年轻，甚至是太年轻了，我还没享受过生活呢！放疗、化疗、雌激素……剩下的那还是人吗？当然，就更不是男人了。好妈妈！你爱我，就别管我，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吧……”

可他又是怎样享受生活的呢？上帝呀！各式各样的酒、形形色色的女人，甚至大麻、海洛因……于是，从此就没有了儿子，那年轻的，可爱的，朝气蓬勃，健康英俊的儿子；而来了一个酒鬼，一个白天黑夜都不着家的、要妈妈满街满巷去找的酒鬼啊……

也许是她的哭声太响，也许是到了查房的时间，房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，先是伸进了小护士可爱的金色蓬松的脑袋，接着就走进来笑容满面的Dr.?布朗。

“又下雨了吗？我刚刚在走廊上还看见到处洒满明媚的阳光呢！莫非是我的眼花了吗？”他故作惊诧地问。

嫦娥不好意思地赶紧用纸巾擦脸。

“哦，到底是我白白地戴了眼镜，原来还是美丽的晴天呢！”美国人就是这样，经常说着自以为幽默的笑话，让你笑又笑不出，不笑又不好。可他此刻是那样满怀关切、甚至是充满怜悯地看着她。嫦娥只好赶紧对他笑了一笑。

“这样好，这样好！否则我还得想法子借伞回家了。”布朗却真的高兴起来，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用手轻轻地碰碰横在她床头小桌上的纸：“已经在写信了吗？这真让我高兴。这说明你已经好了起来，再休息一两天，就可以放你回家了。在家里再恢复恢复，等你的……”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儿，分明是搞不懂那个“奶”字，“什么……哥哥？反正是能解决你一切难题的哥哥。等他的回信一来，不就一切都好了吗？Don’t Worry, my good girl, everything will be OK！”

嫦娥满怀感激地望着他。真是的呢，要不是他，她现在可能早就没命了，早就葬身海底了。可不是吗，那天，小安东尼奥又是半夜没

回家。从他生病以后，嫦娥已经养成了习惯，天一黑就心慌意乱，就什么也干不了，就只能默默地坐在窗口等他。随着秒针的跳动，她的心也越来越沉重地跳动。天越来越黑，她的心也越来越暗，手和脚越来越凉，浑身越来越没有力气，可只要秒针一指到午夜十二点，她立即就会弹跳起来，随手抓一件衣服，敏捷得像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样飞跑出门，沿街沿巷、一个酒吧、一个酒吧地去找他。常常是在哪个街头巷尾或哪家酒吧门外，他，小托尼，她的儿子，她的心肝宝贝，就那样烂醉如泥没个人样儿地躺着。要是直挺挺地躺着，那就只不过是被人推倒的，可要是像狗一样地蜷缩着呢，那就是说，是被人推出门之后，又拳打脚踢过了。蜷缩得越厉害，说明被打得越凶……每当这时，她就泪如泉涌地扑过去，一边胆战心惊地察看他身上的伤痕，一边亲吻他、抚摸他，忙忙地把抓出来的那件衣服覆盖他、裹住他，然后就拖他、抱他、背他、拉他，千方百计地把他弄回家。每当回家后，给他洗过、擦过、敷过伤、上过药，看他脸上痛苦的表情缓缓消退，终于熟睡过去时，她也会突然惊讶地想：儿子这么高大，她自己这么纤小，她究竟是怎么把他弄回来的呢？怎么可能就弄回来了呢？但是，儿子毕竟回来了。而且，回来的也不是那个她已不认识的醉汉，而是她从小就疼不够爱不够、每天守着他甜甜入睡的小男孩。于是，她又忍不住地想亲吻他、抚摸他，可又怕把他惊醒，这个情景就又会像梦境一样地消失。这时她就只能长长地吁一口气，把手轻轻地、轻得他完全不可能感觉地放在他的手边，微微地又是轻轻地挨着他的手，然后就这样坐在他的床边，默默地看着他、守着他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夜又一夜，默默地，轻轻地，满含着爱怜和忧愁地看着他，守着他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从深夜直到黎明……

可是，那一天，那该诅咒的一天啊！她找遍了大街小巷，哪儿都没有他。这么说，他还没有醉透，他还流连在哪家酒吧里。于是，她又开始了一家一家地寻找。这是她最最害怕的事，因为哪家酒吧里都有酒鬼，都有色迷迷的男人。她虽然已经不年轻了，可中国女人是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不容易显老的那种类型，何况她一直没有发胖，身材仍然苗条纤细，容貌仍然端庄秀丽，而最最要命的就是她是单身一个人。深夜，一个单身女人来来回回地串酒吧，你能怪人家男人们想入非非吗？

那天，那该死的一天啊！当她别别扭扭、战战兢兢地终于在一家闹哄哄乱糟糟的小酒吧里看到儿子时，她竟不敢走近他，因为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男男女女一大帮。他们又吃又喝，又调情又胡闹，一个个醉得不成体统……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，她曾经试图走近他，可他一看见她，就对她大喊大叫，她劝他回家时，他居然大哭起来，吓得她连连后退，最后他虽然跟她回了家，第二天还向她道了歉说："妈妈，我也不想那样，可我也是无可奈何啊！我还能活几天，你就由我去吧！"说得那样凄惨，说得母子两人都泪如雨下。所以，那天当嫦娥看到又是这个样子时，她决定不走过去，可她害怕他最后又醉得回不了家，甚至又被人推被人打。于是她就找了一个角落，悄悄地坐了下来，她等在那儿完全是为了他，为了疼他、爱他、担心他、等待他、守护他……她，他的母亲，他的亲娘，他现在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她对他还能有什么恶意吗？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当儿子看见她时，先是双眉一皱，接着脸板得铁青，掉头正要走时，他的一个伙伴邪笑着凑近他的耳边，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只听小安东大叫一声说，不！她是我的妈妈！这大概是那伙男女没有想到的，一阵狂笑乱叫之后，就这个拍一下他的头，叫他 baby，那个亲一下他的脸叫他心肝说，哦，还不快跟亲爱的妈咪回家？快拉着她的裙子走啊……小安东恼羞成怒紫涨着脸一步步逼近她，对她厉声吼道："谁让你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！你是我的上帝吗？为什么你天天跟着我？你就不能让我有一分钟的安宁吗……"他一直逼到她的跟前，唾沫星子都喷到了她的脸上，见他的那些伙伴还在挤眉弄眼地嗷嗷叫着，他索性纵声大笑起来说："看啊！大家看啊！这个一心想当我上帝的女人！这个一直苦苦逼我、不给我自由、不允许我享受生活的女人！咱们该拿她怎么办呢……"

他的声音那样大，几乎店里所有的人都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她。嫦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，心差点都停止了跳动，更让她难过的是儿子那粗野的痞相，只见他一手搂着一个女人，还分明不是正经女人，一溜歪斜地在她面前乱晃。她们一边咯咯咯咯母鸡般地痴笑着，一边和那堆不像人样儿的男男女女乱七八糟地吼着：

“诅咒她！”

“God damn it！”

“臭娘儿们！”

“叫她滚！”

“打死她！”

“把她扔出去……”

……

嫦娥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她一步一步地往后退着，但她还拼命挣扎着不肯倒下去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要看看儿子、亲儿子怎么办？难道他就一点儿也不心疼妈妈？他一定会护着妈妈的。他一定没想到他对妈妈发点儿脾气、使使小性子会引起这样的混乱……可是怎么？天哪！原来儿子竟丝毫没有护着妈妈的意思，甚至没有一点儿惊慌、一点儿歉意。他竟也和那些畜生一样，一起疯狂地笑着、疯狂地吼叫着，一起侮辱她糟蹋她。可她是他的亲妈妈呀！这还是她的儿子么？！天下还有这样的儿子么？就是野兽也不可能这样残忍地对待母亲，难道他，她的小安东，她亲生亲养、亲手抱大的亲亲的小安东尼奥就是这个连畜生也不如的流氓醉鬼么？在这一刹那，上帝原宥！她真恨不得没生过他，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受罪，还真不如没有他，让他……死去的好……

天哪！嫦娥两眼一黑，差点儿就闭过气去，她真的这样想了吗？她真的有过这样可怕的念头吗？不！不！！不！！！她没有！没有！！自从他病了以后，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让他活着，活着，活着！她的意思只是……与其看着他这样……生不如死，还不如自己死

去的好。哦，哦！原来是这个意思，自己！是，是！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像从厚厚的乌云层中，突然透出一线阳光；又仿佛走过黑黑的甬道一下子闯进了灯火辉煌的大厅，嫦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镇定了一下自己，最后看了一眼儿子，深深地、无限爱恋地看着，眼泪像疾雨一样顿时流遍双颊，打湿了衣襟：儿子呀儿子，好好照顾自己吧，妈妈先走一步了……她立即转身跑了出去，跑得是那样地快，因为她下意识里明白，如果她再多停留一下，哪怕只是一秒钟，她就再也离不开他，再也没有勇气先他去死了。

嫦娥把车开得飞快，一边想着怎么死法。奇怪！眼泪是一滴也没有了。眼里就像火烧着一样，干痛干痛的。心里也像火烧着一样，只是绞痛着，因为还在念着儿子。儿子啊儿子！没有了妈妈，你可怎么活？谁来接你回家，谁来衣你、食你、洗你、擦你……不！不能再想了，再想就又会折回头去，于是一切又周而复始……还是想想怎么个死法吧！只要自己去了，儿子的痛苦过程也就会缩短了……这样一想，心里忽然亮堂起来，儿子啊儿子，原谅妈妈吧！不！还是感谢妈妈吧！因为这是妈妈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

车开得这样快，风在耳边呼呼作响，路灯一盏盏地迎面扑来，心里越来越亮堂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只要这样把方向盘使劲一打，随便往哪根路灯柱子上一撞……也就一了百了，一切痛苦也就统统结束了……

嫦娥深深地吸了一口深夜清凉的空气，屏住呼吸，两手使出全身的力气，正要硬着头皮撞去时，忽然打了一个激灵大叫了一声：“不——”两手急急地又打回方向盘，紧紧地踩住了刹车。不，不能这样做！这样人倒是死了，可车也全毁了。自杀，保险公司对车大概是不会赔偿的，而把车留下，至少小安东在生计困难时，还可以把它卖了呢……

嫦娥缓缓地把车向金门大桥开去，她终于打定了主意，把车停在桥畔，自己漫步走上桥去。过去就听说金门大桥是个自杀的好去处，

今天一想，可不是吗，既可以一边漫步，畅观海景，向多年生活其间的城市告别，又可以干干净净地长眠海底，让谁也看不见自己惨死的丑相……

……

嫦娥千思万想，什么都想到了。可就是有一样没想到，她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的是：她的神色早惊动了一个人，一个有心的好人。是的，这就是那个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布朗医生。天下的事就是这样无巧不成书，Dr.?布朗今天一个手术后的病人有些异常，他在医院观察守候了很久，下班很晚了，他又有些累，回家的路上，顺便弯进这个小酒吧歇息一下，正好看到了那残酷的一幕。实话说是嫦娥一进门就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不仅因为她的衣着气度不像一个深夜单身串酒吧的女人，还因为她面容上那深深的悲哀。当她被侮辱时那充满希望又骤然转为绝望的神情，使他好像听到了母亲心脏破裂的声音，这不能不引起他作为一个男子汉的深深怜悯；而当她那样深情凝望儿子却又绝然而去时，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，他立即敏感到不正常，于是他匆匆往吧台上扔下小费，悄悄地跟了出去。

嫦娥车开得那样快，他也紧跟着开得那么快，一边胆战心惊地计算着车速，一边用尽心思地猜测她究竟打算干什么？怎么干？当嫦娥掉转车头准备向路灯柱子撞过去时，他也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当然没有听见嫦娥的叫声，所以当嫦娥猛然刹车倒退时，由于惯性的缘故，他差一点撞上了她的车尾。后来看见她缓缓地向金门大桥驶去时，他这才轻松地长出了一口气，又不禁笑着摇起头来：女人啊女人！他太了解这些女人了。她们，几乎是每一个人，都那样地钟爱自己的形象，差不多每个要自杀的女人，除了毫无心计的或是实在来不及，万万不得已，都是不肯选择割腕或吞服安眠药的，据说是割腕血流得太多死后肤色惨白，而服安眠药后的过分挣扎会使死后的面容狰狞可怖。其实她们不知道，跳海也并不像她们想象的那么美好，溺水而死的尸体泡肿胀了同样丑陋无比……

嫦娥终于把车泊在了桥畔，Dr.?布朗干脆把车停在她的车旁边。她上了桥，他也紧跟着上了桥。她在桥上来回踱步，这使布朗十分为难，他不敢跟得太近，怕万一被她发现；可又不敢离得太远，怕她突然行动时他来不及阻挡。天哪！她怎么来来回回地走个没完？他已经很疲劳了，今天已经整整工作了一天……也许人家根本不是要自杀？可万一她是要自杀？他是个医生，他不能见死不救。他有经验，他见过太多，他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。何况，她刚才已经明明有过准备撞车的动作，而她在酒吧里那种彻骨的悲哀和心碎的痛楚又这样深深地打动了他……

于是他就只能这样跟下去……

嫦娥整个人完全沉浸在往日的回忆和为儿子继续担忧的痛苦之中，完全不知道她给别人带来的麻烦，更不会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心人在为她的生命担忧。这样，当她终于死下心来准备纵身一跳时，身后忽然伸出一双有力的手臂把她紧紧地抱住了，她又惊又吓，不由得惊叫一声，两眼一黑，就晕在了他的怀里……

等她醒过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，床边坐着的就是眼前的这个Dr.?布朗，也是这样亲切、充满关爱地看着她。不同的只是那会儿他满面焦虑，没有现在这样轻松就是了。那会儿她感激他吗？不，那会儿她恨透了他："你，你，你凭什么……你以为自己是上帝吗？你有什么权利！……"她是那样不管不顾地大哭大叫，简直恨不得杀了他……可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就叫她立即安静了下来：

"你必须活下去，不然那个男孩子就更痛苦了。"

她没有听错，他就是那样说的。他没有叫他酒鬼，没有叫他流氓，而是叫他男孩子！已经有多么久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了，甚至就连她自己也多么久没有这样叫过他了。而他，Dr.?布朗，人人尊敬的专家、学者、教授，却这样亲切地、充满爱怜地仍然管他叫做男孩子！这怎么能不使她感激涕零啊！她两眼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的双眼，一心想要从他的眼里探出深浅：这么说他还有救？是吗？也许

他……还能活下去？是吗？你，无所不能的专家、教授、亲爱的大医生啊！你真是这样想的，这样认为的吗？上帝呀！好像一下子天也开了，云也散了，人也暖和过来了……这时，她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，还有什么是不能告诉他的呢？于是，她一任涕泪横流、抽抽搭搭地把一切……一切痛苦，一切焦灼，一切忧愁，一切期盼，一切回忆，甚至所有的心思……都倾诉了出来。

而他，可亲可敬的他啊！也真没辜负她的信任。他静静地凝神细听，真心实意地帮她出主意。他说，小安东不就是不肯放疗、化疗么？年轻的男孩子多半有这种顾虑，你是不是不要过分逼他？手术刚动过不久，我们也还不是完全没有时间，当然，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医疗手段是手术、放疗、化疗。可最新医学信息也报道过其他一些实验呢，比如说介入疗法、体育疗法，还有中医中药和什么印度瑜伽、冥想疗法等等。中国，是你的故国，你那边还有亲人吗？没有也不要紧，据他了解在旧金山就有不少中医声称可以治癌，甚至还有一个声称可以防癌治癌的体疗师，好像是个姓黄的女士，据说她的丈夫就是得了什么癌，连刀都没开就好了……

她一直睁大两眼像听故事一样地听他讲，那么专注，那么入迷，好像时光倒流，她又成了那个被童话迷得神魂颠倒的小女孩，至此，她不禁失声叫道：“真的吗？你不骗我？”

“当然。不过请不要把我抓得这么紧……我虽然是医生，但医生也是有痛觉的。”

她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双手抓住布朗教授的手，抓得那样紧，就像是抓着了一根救命稻草……意识到自己的失礼，她不觉一下红了脸，道了歉，不知为什么却仍然没有松手，只是连声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她在哪里？这位姓黄的女士她在哪里？你认识她吗？不认识她吗？……”一边嚷着一边就要翻身下地。毕竟嫦娥还很虚弱，只觉眼前金星乱晃，差点跌下床来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Dr.?布朗再一次领略了母性的伟大，双手用力把她按回了床位，摇着头微笑道：“别着急嘛！我虽然不认识她，但旧金山才有多大？我有那么多朋友，朋友不认识，还有朋友的朋友……放心，”看见她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他立即把双手一握说，“我们既然知道了她，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她。”

嫦娥目不转睛地、满怀感激地望着他，上帝啊！他真是她的救世主。就算不是救世主，也是救世主派来的使者，她怎么才能报答他呢？中国人有句古话：大恩不言谢。于是，她只筋疲力尽地点了点头，闭上了双眼，心里却打定了主意：她将来一定会报答他的。她虽然现在还不了解他，不知道他需要什么，但人生一世，哪能那么顺遂，谁知道什么时候就遭上个三灾八难？如果万一哪年他生了病？别看他是医生，医生也不见得就不生病，往往一生还就是大病……如果他需要输血，我立即把血输给他；如果他需要换肾，我就第一个把肾献给他；如果需要给他换心脏，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心挖出来……只要能救得了小托尼，只要小托尼能活下去……

Dr.?布朗当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见她闭上眼，知道她实在是太虚弱了，摸了摸她的脉搏，见还平稳，就轻轻地走了出去。

还别说，Dr.?布朗不但言而有信，而且还真是神通广大。第二天上午，还没等嫦娥想好词儿，怎么去催布朗医生呢，就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。

“Come in！Please！”她心不在焉地应道。

门开处，进来的竟是一个人已中年，却仍然袅袅婷婷的中国女子。

嫦娥的心像打鼓一样地怦怦地响，身体也像鼓槌一样跳动，嘴唇哆嗦着，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，那女子完全能理解她的心情，善解人意地嫣然一笑，就紧挨着她在她床沿儿上坐了下来：

“没错儿，是我。黄松娇。”说着就抚慰地紧紧握住了她的手。

嫦娥心里一热，一头扑在她怀里痛哭了起来。

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哭了……不然我就不告诉你，我先生得了肺癌，怎么不但没做放疗、化疗，甚至连刀也没开就好了起来……”她轻轻地拍着嫦娥的背，抚着她的肩，对这个明明比她年长的女人，却像哄小孩一样地柔声说道。

嫦娥也真像个小孩似的立时就住了声，如痴似呆地听她说了起来。她说她先生刚得了癌时，她是怎样的如同五雷轰顶一样，整天哭整天哭，怎样的恨不得不要活了，可为了先生还非得活下去不可呀……后来又有怎样一个朋友劝他们回中国，怎样到了广东中山医学院，她先生岂但是不肯放疗、化疗，甚至连手术也不肯做。是，死也不肯！看，是不是还不如小安东？……最后还是她猛然醒悟，上北京去找原来帮她治过病的老医师，郭林老师，最后治好了他……

“真的呀？那咱们是不是也去找郭林老师？”嫦娥兴奋得一下跳了起来。

“可惜，郭林老师已经故去了……”

“怎么？故去了？就是说，死了……她既能治好你先生，怎么自己倒死了呢？”嫦娥迷惘地说，颓然地又坐了回去。

“看你，世上能有不死的人么？”松娇缓缓地说，“何况老师身患多种疾病，高血压、心脏病，五十多年前就是癌症多处转移患者，故去时已经七十五岁了。当然，这次故去也是事出有因，是在特别高兴时多喝了一点酒，完了又没休息，还在兴奋不已的状态下低头作画，突发的脑溢血……唉，不少人都因为太高兴一时大意了……这些事容我以后慢慢给你讲，故事多着呢……”

“那咱们现在去找谁呢？”

“咦，去找 CA 俱乐部啊！”

“什么叫 CA 俱乐部？”

“哦，看我都忘了你还根本没入门呢！CA 就是 CANCER 的缩写，CA 俱乐部当然就是癌症患者组织起来抗击癌症的组织啦。郭林老师生前结合自己生病治病的实践，把祖国优秀的医学遗产佛家功、

道家功、童子功、五禽戏……结合起来创造了一整套体育疗法，后来又由她的一些嫡传弟子高文彬、于大元等多人去掉其中某些由于过去几千年单人密授、口耳相传难以避免的某些迷信色彩，再经过 CA 俱乐部里许多中医西医和科学工作者、理论工作者的实践和总结，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、科学地建立了一套群体抗癌的综合疗法……”

“什么叫群体抗癌的综合疗法？”嫦娥急不可待地打断她问。

“你听我说呀！看来好像很简单，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医学理念。过去咱们病了，就去看医生，一般都是西医，单纯西医。可西医呢？就说癌症吧，多半只是细究肿瘤而不见人，很少考虑病人的心理感受，做病人和家属的思想工作，教给他们有关癌症治疗、康复的知识。手术完了，放疗、化疗，到了极限或病人完全不能耐受时，才说试试中医吧；中医看不了时，就说试试针灸吧；针灸大夫也认为无望时就说试试气功吧……其实说的人并不信，听的人就乱试一气。所以病人好了也不知是怎么好的，死了也不知是怎么死的。而我们现在说的群体抗癌的综合疗法呢，就是首先千方百计调动病人生存的积极性，用大量事实告诉病人：癌症≠死亡。然后见病也见人，首选西医，中西医综合协作，既强调总体治疗又区分个体差异，把治疗从单一的生物模式加上心理治疗、饮食疗法、体育疗法并走向社会。这样不但中西医和病人成了密切配合的合作者，病人群体之间也互助互学、交流信息、相互慰藉鼓励，从而增加战胜疾病的信心。事实证明，这样的群体抗癌综合疗法不但救活了不计其数的癌症病人，而且还培养出了许多抗癌明星哩……”

“那么，我的小安东也能去参加这个群体……去综合治疗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松娇又是嫣然一笑。

嫦娥立即双手拉住她问：“怎么去呢？”

“马上好起来，出院、回家、收拾行李、开好旅行支票、办签证、订机票……”松娇为了缓和气氛，和她开起了玩笑。

“不，不是这些，”嫦娥却毫无幽默感，“可我怎么去找这个CA俱乐部呢？”

“你现在已经找到了，我就是这个俱乐部的理事。”

“你？！”嫦娥两眼睁得溜圆，她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竟会有这样的好运气。

“我。”

“你，你能为我做介绍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哇！那太感谢你了，”嫦娥高兴得跳了起来，满脸放光，忽然一下又发起愁来，“可是他不肯去的呀！小托尼他……”

可是，松娇没容她往下说，想必是对她的情况已了然于胸了：“说服他。他肯自己去最好，如果他实在不肯……你可以自己先去嘛！先去看一看，首先你自己先相信了，再把事例讲给他听……办法总是有的，只要你肯想……”

“呀，你！你真 nice，真聪明呀！我该怎样感谢你呢？……”嫦娥一眨眼又高兴起来，立即动手收拾东西，“我马上就订机票，马上就动身……可我到了北京去找谁呢？就找这个俱乐部的问讯处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介绍你直接去找他们俱乐部主任，他是我的老朋友。哦，对了，他也是个肺癌症患者，他可是个老牌抗癌明星了，他的故事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，以后我慢慢讲给你听。现在，我先把他的姓名、地址写给你……地址么，就是北京八一湖……他的名字么，叫柴禾……”

“柴……禾？”

“嗯，柴禾……名字好像有点怪，可这人呀，却好得不能再好！是个解放军……咦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……”

黄松娇没有想到，任何人也不会想到，就是我现在说给你，你也会大吃一惊不敢相信的。你猜她写出来的人是谁？不是张三，不是李四，而就是嫦娥的……奶……哥哥……呀！

所以，黄松娇怎么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高高兴兴正笑着的嫦娥突然脸色一下变得雪白，为了增强她的信心，松娇原还打算好好给她往下介绍呢，可一看嫦娥怎么就像丢了魂似的，两眼直勾勾地，脸却越来越白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，一句“你不舒服吗”还没问出来，嫦娥已经扑通一下倒在了椅子上，就像倒了一袋面粉似的，怎么也叫不应声了。是自己说错了话吗？没有呀！嫦娥刚才还高兴着呢，还对她感激得了不得呢……也许，是心脏病突发吧？吓得黄松娇一溜烟儿地飞跑出去叫医生……

值班医生、护士都急急地跑了进来，心脏是弱了一点，可又没什么大问题，问吗？嫦娥又什么都不说，只要求请 Dr.?布朗来一下，是的，Dr.?布朗，布朗医生！不，不！别人不要，只要他！他！就这么两眼直瞪瞪地，直到布朗医生来了，她这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又抽抽噎噎、憋憋屈屈地说开了历史……

布朗什么也不问，只静静地听。听完却笑了说：“你决定了去中国，这很好。多一条路总比少一条路好。既然俱乐部的主任是你的什么…… milk 哥哥，不，不对，不是牛奶哥哥，反正是什么奶的哥哥，那不就得了吗？熟人比生人好，是朋友比不是朋友好，是什么哥哥不是比不是什么哥哥更好吗？”

这些美国人，就这么直肠子，怎么跟他就说不明白呢？嫦娥急得直噎气，憋得满脸通红说：“可是我没脸给他写信呀！”

“什么叫没脸？”

“就是实在不好意思呀！”

“为什么不好意思？”

“因为我对不起他呀！”

“那你就向他道歉。”

“这不是说一声 sorry 就能了结的事……”

“那就说两声、三声……一百声，直到他原谅了你为止。”

“其实他原谅不原谅我都会帮我的……”

“所以说他是个好人。请记住我一句话吧，和好人交往永远不要多费心思，因为他永远会体谅你，替你着想的。”布朗很严肃地说道。原来他什么都明白，只是看嫦娥太难过了，才故意把问题简单化。

“正因为我对不住他，又知道他会为我做一切事，我才不愿意请求他，好像我是那么没有心肝地在利用他……欺负他！”

“No，No！你不是没有心肝，不是在利用他，更不是欺负他！你只是需要他。你肯向一个人提出请求，特别是一个你曾经辜负过的人提出请求，只能说明你是那样地信任他，尊重他……”布朗越发诚恳地说。

顿了一顿，他又轻轻地补充道：“…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过去，你还年轻。不是有这么一句名言吗？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。……给他打电话吧，哦，你开不了口。那就写信吧，马上……写！”

Dr.?布朗两眼定定地看着她，还不断地点着头，一下比一下更肯定地点着头，好像在一句又一句地确定着：“没错，照我说的去做，只要你做了，Everything will be OK！那么，写吧。写，写呀，马上写……”

于是，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样一封信。

二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下起了小雨。好像天还没有亮吧，从那时就开始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地、缠缠绵绵地一直下到了现在。已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